周養庵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書徵問
讀中庸叢說
讀論語叢說

讀中庸叢說

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大學藏

讀中庸叢說上

東陽許謙

序

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孔子之生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孔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易始於伏羲今之言聖人者必自伏羲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爲始也

聖人大率有兩等有自然之聖生知安行所謂性者也有學而成之聖積而至於大而化之所謂反之者也此不言聖人而言聖神是指性之自然神明不測之聖也此言上古創始有位道與天合之聖人言動皆可爲天下法則者爲道統之始下此皆是

接傳其統者

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王文憲以爲舜典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也

理與氣合而生人心爲一身之主宰又理氣之會而能知覺者也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於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如鄉黨所言飲食衣服之類皆人心之發在聖人則全是道心君子於每事皆合乎理義則亦無非道心也大抵人

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朱子書傳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大旨皆同而傳注與作文之體自不同故此語尤簡潔易看

人心是所欲爲之事道心是發應事之理人心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　危者既安則便是道

微只是隱微之意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貼襯微字說不必重看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善審然後可精其動處也

私字就形氣上來善既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爲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已所以易流於欲下當與公字對却用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
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已切
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
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
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者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更迭交互推演紬繹
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
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
也時中即中也惟君子爲能執之也
綱維言道體之大緼奥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
盡言緼奥
孟子推明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
上言異端下言老佛是異端至多揚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
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
爲其彌近理所以大亂眞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

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近易見也然而道德非聖賢所言之道德心性非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儻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所從又焉得辨之乎

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脉絡却相貫穿通透中庸一書分爲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綱維細謂緼奥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

中庸

中庸大學二書與論孟二書不同論孟或聖賢自立言教人或隨問而答或記聖賢出處動靜日用皆是一條一件各見意趣庸學皆成片文字首尾備具故讀者尤難然二書規模又有不同大學是言學中庸是言道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

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以名篇

解題

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竪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横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平如地之平而無杌隉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惟其平正便可長久奇異險怪便不可長久平横說常竪說此是正解庸字總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須可庸乃中庸之道

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静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譬如置物不偏者在四方之正中不略近東西南北之一邊不倚者非傾倚於一邊而不正以心體而言不偏者渾然中正而無頗不倚者不著於喜怒哀樂之一事雖皆指未發而言然自有兩意不偏指其體之本然不倚指其用之未發

常字該前後自前而言則常定而無異自後而言則常久而不易

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話正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

始言一理者首率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究其極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

首章

首三句言性道教之名義總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之謂道一句該上句而貫下句故篇中皆是說道而性教在其中蓋氣化流行不息者天之道也是理也人得天道之流行者爲性當順此而行者人之道也所謂率性也亦是理也然率性惟聖人爲能之聖人之治已則盡已之性接人用物則盡人物之性以衆人當率之而不能以失其生之本故以已之安行者品節之以爲教使各知治已接人用物之道處之既各得其宜則人與物莫不各得遂其性矣如此則雖開說名義而未嘗不貫穿爲一也自道也者至篇終皆是明人當行之道而教其進之之方也

首三句是總說人物第三句脩道固是人上意思多然聖人脩處亦和物都脩了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田不圍澤

不殺胎不殀夭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殀於表反夭烏老反

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間爲理天賦於人物爲命人物得之以生爲性只是一物所爲地頭不同故其名不同

理存於心故不可須臾離不可者有贊其不能離之之意有戒其勿離之之意

不睹不聞己之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不睹不聞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說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慎恐懼與慎獨對說此言脩之之方前一節是操存即致中之事後一節是省察即致和之事

戒懼不睹不聞謂但於不接物不當思慮時常敬以存其心究其極則至於無所睹聞之際亦當戒懼工夫至此而極密非謂止於不睹不聞時用功尋常只恁悠悠過故章句謂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常字雖字亦字可見蓋戒懼慎獨兩字包括定心之動靜故凡非有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界

限裏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脉相接續

經中於不睹上用戒慎字不聞上用恐懼字雖是分說其實合說蓋不睹不聞只是無聲色無可見聞處非有兩端故章句總用敬畏字以敬字體戒慎畏字體恐懼下又總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只是兼舉互見今且先當分戒懼與慎獨兩項界限蓋慎獨是就裏面說出戒懼是就外面說入但起念頭處便是慎獨境界無所思而有所睹聞自外來者皆屬戒懼境界獨是心欲應事見聞是事來動心界限亦甚分曉不睹不聞是就極處說章句用常存字雖字亦字皆是補貼起此意蓋心意不動之時自有睹聞至於無所睹聞皆當敬畏然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則敬畏之工夫尤難但用意則屬已發矣愚嘗妄爲之說曰當此之時此心當無物而有主然又要看得眞會得活若著箇物字主字而欲無之有之則又大不可矣以此體之而實存之久當自見言愈多則愈爲病矣

或問戒慎恐懼工夫如此與不思善惡及致虛靜篤之說何以異曰冰炭不相入也彼學專務於靜吾道動靜不違彼以靜定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功惟恐物來動心故一切截斷然後有覺聖人之學事來即應事去則靜應事時既無不敬至無所睹聞時亦敬以存之自然虛靜惟虛靜故愈靈明而發以應事無不當雖無睹聞若有當思固思之無害但所思者正爾非以靜爲功而置心如牆壁也

諸書不曾言戒懼工夫惟中庸言之蓋子思自性上說來學者欲體道以全性若無此工夫則心未發時可在道之外邪

天者理之所出心者理之所存心知即理動理動即天知故有萌於心則著見明顯莫大乎此豈必待人知之乎

中庸慎獨兼大學兩慎獨意大學慎獨是誠意地頭故先專主於心而後乃兼於身中庸前既言戒懼工夫故慎獨兼外說章句謂隱是暗處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內外言之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見聞者亦只是毋自欺之意

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致中是逼向裏極底致和是推向外盡頭

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

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理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育位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此章首言性道教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慎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慎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

此書以中庸名篇而第一章乃無中庸字未發之中非中庸之謂也蓋率性之謂道一句即中庸也此句總言人物是說自然能如此者在人則惟聖人能之是中庸也若衆人則教之使率其性期至於中庸也

(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蓋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隨所遇有生人物之

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天生人物是氣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氣氣載乎理二者未嘗可離故本文天命之性雖專言理而章句必須兼氣說若不言氣以成形一句則理著在何處安有所謂人物蓋言氣則有善有惡言理則全善無惡故子思專舉理以曉人謂此理具於心者謂之性即道心也率者循此而已脩者品節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自可欲之善進而至於大而化之全此而已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却分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兩句下猶命令也一句獨接理亦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下却是專說理以釋性字蓋若不兼氣來說則教字說不去既全是理則人無不善又何須教

動靜開闔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遽長暑必不能遽寒皆有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化或相生以循環或相制以成物錯綜

交互其用無窮矣然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其先後也

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蓋健是陽之德順是陰之德五常是五行之德七者亦皆因氣而有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他德之類

健者陽之德順者陰之德五常者五行之德然此健順不是言乾健坤順就造化上說此是就人物上言其性自具此七者

性中只有五常而此加健順是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謂順理之自然者行之即是道率字不是工夫只是順說蓋中庸首三句且只說性道教三者之名義及聖人品節爲教之後下面方說學者工夫

品節是品量節約

氣禀或異應上氣以成形說此其所以聖人立教也

人物所當行者固人物各率性之道然唯聖人能盡己之性而盡人物之性故可品節之以己之所能者使人能之以物之所當然者使人用之

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代天命之謂性一句蓋言性則人物之所共者此段言人只就人性上說中庸是教人全性之書故也人全其性亦只是盡爲人之道而已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章句前面皆言理言性到此乃言體字蓋理性無形恐難體認此則就實處言之包下心氣二字父母之於子同體而分形天地乃吾之大父母吾之身本大父母之遺體惟其一體也故吾心可感天地之心吾氣可感天地之氣而其效驗如此但致和主於行事中節而言不但在我身之氣順萬物便能育也與上心正即能感天心之意頗不盡同此言當細體認蓋萬物育不專在默然感應須要所以處物之道施於政事者得其宜則是事雖在外乃我在內之氣得以達之須著如此轉一轉看

兩箇一體字意不同

二章

語録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平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